

卖瓜果的阿婆



■林文凯

寂静的小镇,我希望迎来一个又一个的圩日。小镇集市的路口每到圩日就热闹起来,各路摆摊人会趁早来占位经营。有卖山头放养牛肉的,有卖烟丝菜苗的,有卖各种香料的,有卖四季瓜果的……此时的街道熙熙攘攘,香气弥漫,烟火味十足。

路口有两处瓜果摊,两位阿婆都来自邻乡龙涓,六十来岁,黝黑结实,身体硬朗,手脚麻利。圩日一到,她们就雇车载着各种瓜果趁早来到街头路口,摆好各色水果,耐心等待路过的人上前询问购买。

她们卖的瓜果以当季的为主,果实新鲜,价格实惠。她们服务热情,叫卖给力。“买点芒果,汁多味甜,算你便宜点。”“枇杷刚摘的,新鲜的,汁多,润嗓子。”“香蕉一斤三块,就卖你两块半,多买些,放几天都不坏的。”遇到熟客,她们更是热情。“今天带孩子出来玩啦,来,来,剥个橘子给孩子吃,吃什么自己拿。”“好吃吗?买一些,大人小孩都吃,利消化。”客人面对色泽鲜润的水果和她们热心的服务,大都会买一些。有买菠萝的顾客,挑选好之后,她们会帮忙削皮。菠萝在她们的手中自由转动,削刀上下切皮,再用尖角刀绕圈挖眼,刀工娴熟灵巧。不到一分钟,一个鲜香干净的菠萝便打包完毕。也有挑剔的顾客,滋味要先尝个够再买点,甚至是边吃边挑瓜果。她们脸上仍然挂着笑容,只是轻轻地说:“翻动小心些,不要碰坏果实啦。”然

后,她们又专注于瓜果的整理、过磅、收钱。

我是水果摊的常客,每到圩日都会去买些时令水果,精心挑选,过磅之后,她们常算我优惠价,零头免掉,还在我提的袋子里多塞一两个。农历每月逢四和九,是大坪的圩日,每月六次,除了刮大风下大雨,她们都是如期赶圩摆摊。她们还赴芦田三洋、虎邱罗岩以及她们老家龙涓的圩日。月月如是,年年如此。我在和她们的交流中得知,她们的孩子都已成家立业,连孙子也二十来岁了,却还这么打拼,她们到底图啥呢?有一次,我好奇地问她们:“你们早到休息年纪了,为啥不停下来歇歇,享享福呢?”她们常常是笑着说道:“老人出工,也不图挣多少钱,只求日子过得踏实。”我点头笑笑,想想也是。

从阿婆热情的招呼和爽快的笑声中,我想她们都有个幸福美满的家庭。而今,她们都还闲不住,按时赶赴不同地方的圩日,接触各地的民情风俗,方便他人也赚点小钱,那不只是过日子的踏实快乐,更是对生生不息的人间烟火味的痴迷与向往。

赶集的日子,有她们的参与和热心的服务,真好!她们在集市路口一年四季的摆摊吆喝,成了偏远小镇乡民感觉亲切熟悉的风景,新鲜甜美的瓜果成了人们赶圩问候的寻常话语。“瓜果买了吗?”“买了点”,亲切的问候声时时在街头巷尾响起。也许,这一声声问候,一袋袋瓜果,早已滋润了孤寂的心田,温暖了冷清的岁月。

功夫早茶

走,去看看那四方井

■黄梅萍

时光悠悠,古井犹如一部古老的历史让我们去阅读,走进蟳埔,探寻那些方井,我仿若穿越时空,与历史撞了个满怀。

周围的朋友们都被村里街头巷尾精美的“头上花园”所吸引,纷纷穿起特色蟳埔服装,戴上簪花围,浅笑嫣然,让相机定格她们的美。她们在码头边,望着悠悠海水,目光深沉,海风阵阵,鸟儿翩跹,“头顶花园”妩媚动人,这一刻,她们仿若是那海的女儿,是“今生簪花,世世漂亮”的温婉女子。我想,这也是为什么咱们泉州蟳埔能够“火出圈”,只因它紧紧扣住世间爱美女子的心弦!

瞧,多少人为这里的“蚵壳厝”驻足,为勤劳聪慧的蟳埔人点赞。蚵壳厝主要特色在于用蚵壳、砖石砌成墙,大面积的灰白色蚵壳与花白色花岗石、红色砖构成一幅幅色彩对比强烈、富有美感的图案,且蚵壳厝冬暖夏凉,指尖轻触,沁入手心的是历史的厚重感。

而吸引我注目的,却是蟳埔村里那13口“田字”方井,它们毫不偏心地散布在村庄的各个角落。那清幽幽的井水,在阳光的照耀下,漾着粼粼波光,似伊人的秋波,清澈、晶莹,带有几分娇羞、几许妩媚。我忍不住掬一捧清流,井水清冽、甘甜,在炎炎夏日为多少乡亲、游客送去片片清凉。

在悠悠岁月中,古井似镜,映鉴着时

代的沧桑、世事的变迁。蟳埔由于地处晋江入海口,过去,村民打井不易,日常吃水紧张,从日出到夜幕降临,老井旁总能见到村民们拿着木桶,焦急地等待排队打水的场景。为了缓解吃水问题,我们聪慧的蟳埔村民灵机一动,把每口井砌成四四方方的,呈“田”字形。这样,每口井同时可供四人用木桶打水,却不互相干扰,大大地节约了村民的时间。井的四壁用石板垒砌,高出地面大约二十厘米,与地面区分,防止大人小孩误踏。别具一格的“田”字井也使水井的安全系数大大提升了呢!

古井似纽带,连接着村民们的喜怒哀乐,如今,虽然家家户户都安上了自来水,水龙头一开,白花花的水即自动流出,可很多村民仍然习惯挑着木桶,晃晃悠悠地担水回家煮饭泡茶。他们笑言:用井水煮的饭香,泡的茶有回甘。这些老井滋润着乡民的悠悠岁月,丰盈着农家的一日三餐,也浸润着他们淳朴的心灵。瞧,他们喜欢在井旁逗留,唠唠家常,把寻常日子过成一首诗,从天明到日落,老井似一个智慧的老者,倾听他们的烦忧,乐见他们的欢欣,如温柔的母亲用甘甜的乳汁抚慰他们的心灵,替他们把心事揉平,付与井边的清风一缕。

如果你到了蟳埔,一定要来看看这些古井,它们穿越历史的尘埃,娉娉婷婷地走到你的眼前,你一定要张开耳朵仔细听!

高雅的语言

■郑艳琼

“方言是最高的语言”,看完这个视频,我深有同感。然而,我思索了一会儿,家乡的方言我竟一句都想不起来了。有个老师说她能在方言与普通话之间自由切换,我羞愧难当,离故土这么近,我却似乎忽略了它。这些年我注意收集家乡的史料,没承想却把家乡的方言遗漏了。不知何时,我竟然忘了儿时说过的那些和祖辈同音同腔的话语。在一些南方官话的资料里,家乡的方言词语渐渐浮现,既具象、生动又有诗意。

我的老家在西南一隅。以前我觉得自己说的方言很土,一个劲地学说普通话,方言也忘得一干二净。我的侄子辈们,和同村小伙伴在一起玩闹很多时候会说普通话,他们大抵也是忘了方言,比我们这一辈人还彻底。

说方言土,还是认知不够。当有一天你仔细审视自己的方言,拾掇起方言词语,你就会讶异于它的美,无可比拟。

河南话把小雨叫“滴星”,星子滴落下来,流星划过天际,“东风夜放花千树。更吹落,星如雨”,诗意盎然。我的老家把这种雨点落下来叫“丢雨星”,是上苍丢东西一样丢过来,父辈种玉米时把玉米种丢在土里,那叫“丢玉米”。“丢”可以理解成动词,也可以理解成小、一点点或者细碎的意思。我们现在会说“抽一丢丢时间”,意思就是抽一点点时间。“雨星”,来自天穹,雨滴如星星,星落成雨。有农人喜雨的情愫,也有诗意的萌发。

重庆话把伞叫作“撑花”,伞是要撑起来用的,撑起来的伞的确像一朵花。我的老家把伞叫作“花伞”,没有撑的动作,要平实得多,但因为加了“花”,感觉伞这种

物品多了一份美与雅。下雨天,父亲那句“拿着花伞”的叮咛犹在我的耳边回响。

父辈把竹子做的背篮叫作“花箩”。用竹子做的背草背菜背柴火就是不曾背过花的箩筐,取名“花箩”,是粗犷里的柔情与细腻。

老家还有一些诗意的词语,把云朵叫作“云彩”。土地红,庄稼绿,在这片颜色稍显单调的故土,彩色的东西是稀少的、珍贵的。火烧云是红色的,积雨云是黑色的,有时还镶着金边,颜色变幻固然是取名的原因,但应该也包含着对自然美好的情感。“云彩厚啊,要下雨啦。”

中午饭后吃的东西叫“吃晌午”。晌午,字典里是指正午。在老家,具体指的是午后两三点钟。吃晌午,一般特指吃卷粉米线,热天吃凉的,冷天吃热的。“吃”后面加上时间词,比直接说午后吃米线吃卷粉更凝练、更含蓄、更有趣味。

老家方言中还有很多有意思的词语,冰雹叫“白雨”,困了说“眼睛涩”……

方言,如果你细细品味,会发现它的诗意美,它的确很高雅。

